

《新民周刊》记者苦苦码字的紧张心情能稍稍放松下来，只觉似有小麻雀跳出胸口，叽叽喳喳蹦跶着怂恿着“快去村里白相呀，快给自己放个假啊”！

“乡村田园生活”在年底又狠狠刷了一波存在感。而现代人对其牧歌式的想象，主要来源于双重力量的推动，一是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所裹挟的消极力量——大都会的压抑和束缚，导致人们寻求精神逃逸庇护所的诉求越来越强烈；另一个则是积极发现自我、崇尚人的情感的力量——未经雕琢的自然相当于“唤醒”的媒介，蕴藏着宏大的世界观，推动人们更深度地进行“内部审视”。

谷色米乡，心田之诗，何等烂漫。但欲辨个中真意，仍须强调现实主义的“耕耘”二字。

南屏晚风轻轻吹， 少年郎归来

从罗马奥古斯都时代的维吉尔到中国东晋的陶渊明，诗人笔下的田园意象古已有之。而今人理想的乡村田园生活，实际上既沿袭了传统的意境指向，也融入了新的内容，即处于自然与人工间的一种“居中状态”，勿太过城市化、勿太过荒凉。

英国哲学家、启蒙思想家约翰·洛克有过这样的经历：从牛津返回萨姆塞特的时候，他很快就感受到异样的情绪。人们天天仅仅关心玉米多少钱，羊多少钱，仅仅谈论如何养殖牲畜，如何耕地，然后仅仅想着今年吃的够不够。无独有

偶，出身湖区牧场家庭、读过哈佛大学后又回归乡村的作家詹姆斯·里班克斯也曾个人著作里带领读者反思：对很多人来说，乡村存在的意义，仿佛只是供人漫步、凝望，或描摹、歌颂、期许的栖息地，此乃过往几百年不可阻挡的现代化进程和工业体系社会所带来的某种迷思。可是我们却忽略了，这种向往的心情，好像从来不是“这些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的人的梦想”，“造就湖区的是牧羊人一百万件看不见的工作的总和”。

因此，想要真正呈现乡村视野和它的肌理，人们应该切换更在地、更多元的视角，尤其应该动员“居民同志们”“亲朋好友们”积极参与进来。当大伙儿一块为乡村建设做出具体、持久的努力，专注于扎根日常、促成新消费习惯下持续的体验改善，打通文旅产业上下游且善用融合媒体“广而告之”，乡村田园生活才非镜花水月、纸上谈兵，而是朴素、立体、饱满、可接触的。

下图：少年们一起“野一夏”，追光捕梦。



近几年，小米集团党委在乡野调研与随之而来的乡村振兴系列实践中，逐渐完成了对前文所述观点的精准“落地”——回归乡村基因，提炼乡村IP，打磨IP及其内容，沉淀乡村数字无形资产，使乡村基因转变为乡村引擎，帮助乡村更好地“被看见”，进而从“非去不可”到“一去再去”。

以南屏村为例展开讨论。都是徽文化发祥地，隔壁的宏村和西递越来越知名，被游客誉为“中国古祠堂建筑博物馆”、《菊豆》《卧虎藏龙》等多部影片均取景拍摄过的南屏却呈式微之相。2023年，小米集团党委奔赴当地，与三乡人（原乡人、返乡人、新乡人）共同探究乡村发展的困境与解法，规避经验主义和同质竞争，找到“被看见”的破题点，决定将“影视村”南屏升维“影像南屏”，放大独属此一隅的山水、记忆和人情。提炼辨识度之后，就是加强传播力。从“影视村”南屏到“影像南屏”，南屏不再是电影里漫漶遥远的浅淡像素，